



陳美齡

香港 你永遠是尋夢鄉

我的人生經歷其實很豐富，到過的地方不少。雖然我多年在海外生活和工作，但我心中的故鄉永遠是香港。

回想起早期離鄉的歲月，也有很多感慨。自1972年赴日灌錄《虞美人之花》開始在日本演出，大家認為我的兔仔牙很可愛，傻更更就成為很多日本青少年的人氣偶像。1973年以《草原光輝》一歌得到日本唱片獎新人獎，在日本成為風靡一時的華人歌手。隨後更入讀上智大學國際學系。其後聽從父親的意見暫時退出娛樂界，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社會兒童心理學。1978年畢業後，我再次赴日，並重新進入娛樂界。

1979年，我回到香港發表首張粵語唱片《雨中康乃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一度想離開歌壇，主要是在日本定居後，雖有名譽地位，但實在感到寂寞，因為周圍找不到一個能夠談心的朋友；就連說廣東話，也都只有在打電話回家時才有機會講。那段不知何去何從的日子令我迷茫，於是乾脆請假陪媽媽回老家貴州。沒想到這一行程反倒加強了我當歌星的決心，因為貴州村子的孩子們都能夠唱我在台灣錄的歌曲——《歸來的燕子》；他們是靠我媽媽寄去的一盤錄音帶學的。我那時真的感動極了，心想歌曲果真能把內地、香港和台灣連起來。從孩子們的歌聲中，我深深感受到團聚的力量。

我記得我在1997年參加香港回歸慶典時演

唱了《香港，香港》一曲，其中的歌詞「香港香港，載有我童年夢想。香港香港，叫我不易遺忘」實在非常貼切地反映了遊子之心情。

我覺得香港有很多風物、景觀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譬如雙層電車、天星小輪、吃不完的美食、金碧輝煌的夜景和充滿人情味的街市。還有隨時出爐的香港麵包、英式下午茶、雲吞麵、燒味、豬肺湯、灣仔電腦城、深水埗玩具街……有太多太多數不盡的特色。

香港有很多橫街小巷，不是地道人很容易迷路。每一條小路都有本身的特色。香港更有無數的美麗海灘，有些可以看到日出，有些可以欣賞夕陽。富麗堂皇的酒店和樸素無華的茶餐廳和諧共存，人們也可以和自己的錢包商量如何去吃飯。

我的童年回憶是在北角和跑馬地之間編成的。帶著弟弟到北角碼頭看海浪和渡輪；跟着媽媽到街市買菜，回家前去喝豆漿、吃生煎包；星期天，整家人去飲茶、望彌撒；晚上到維多利亞公園散步、玩耍、吃雪糕。我對北角的情懷特別重。

因為學校位於跑馬地，從小學到中六，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跑馬地度過。我和同學們在斜路上奔跑、捉迷藏。我們還會流連在學校裏做功課、吃零食。

在學校，我學會了打籃球、唱經文歌、彈

吉他、做義工。修女們灌輸給我很多正確的道德觀念和愛人愛己的思想。我從一個害羞、沒有自信心的女孩，通過做義工變成了一個能為兒童唱歌的中學生。因此我也受到注目，在錄了第一張唱片《旋轉的人生》後，成為了一名學生歌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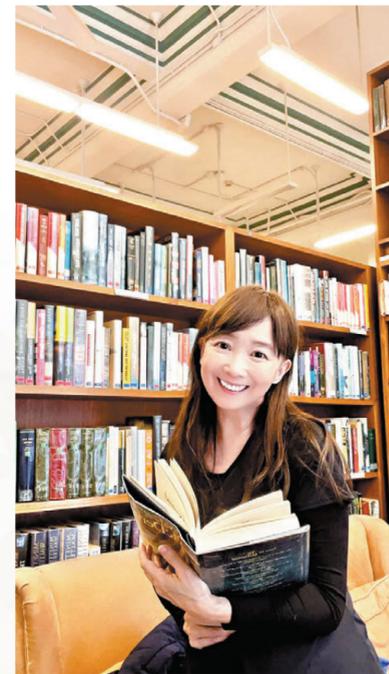
在香港走紅後，17歲的我到日本發展，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就。成功令我離開家鄉，成為遊子，變為在他國生活的異鄉人。當時我的鄉愁，很難用語言來形容。後來我結婚生子，多年在海外生活，懷鄉之心卻沒有減輕。現在孩子長大了，我可以多點回家探望媽媽、享受故鄉的溫情，真的非常受安慰，覺得自己非常幸福。我會無目的地去搭電車、坐小輪、在海邊散步，讓故鄉的微風打亂我的頭髮，治癒我的心靈。

對外國人來說，要理解香港並不容易。香港的歷史塑造了一個複雜的社會。很多時候，居住在香港的人也不太明了自己的定位。「活在矛盾中」是香港人生存的一個技巧。但有幸回歸之後，香港人可以不必要迷惘，終於能確認自己的定位，塑造一個更加明確的未來。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是美好的，因為歷史證明了我們的適應力。

看到年輕人在電梯上擁抱接吻、老人家在茶樓嘆茶、穿着校服的孩子們在街上買零食，我會低頭微笑，在心中輕輕唱：「說一聲香港香港，你永遠是尋夢鄉，香港香港，

你那色調難忘。香港香港，載有我童年夢想。香港香港，叫我不易遺忘。」

(作者為歌手、作家)



陳美齡在日本發展時甚是思念香港。

冬季隨筆

藍希琳

冬日書 (外二首)

忘記了寒冷
天空，正飄着好雪
雪花投奔大地
我的鄉土就是你的家園
我似乎懂得了，冬天最美的詩意。鐵爐煮茶，烹酒
我們說着暖心的話語——
幻影裏有桃花，眼神裏有光芒
我又不是第一次在冬天裏醉倒

懷念春天

遠離了春天
而春天又一天天臨近
雪地上閃爍着春天的火焰
冬陽裏蘊含了春天的暖意
天地靜默時，梅花未能脫俗
小鳥成群雀躍的模樣
彷彿正在舉行婚禮
萬物與我，深陷於懷念和憧憬
春天的樂曲隨時會響起

(作者為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一場大雪

雪白雪白的，就是雪
就是你的本身
純潔，明了。不含香——
唯有一聲聲美的問候
看雪的人，留下一行行
深淺不一的脚印
而懂雪的人，被喜悅溫暖
內心猶如白淨的紙張
抒情，才是最好的選擇
那麼，就讓這一場
來自冬天的大雪
把整個冬天埋葬

時代詩行

相去咫尺間

姜森

指間歲月

去年冬天的《電影藝術》課，我給學生們布置了一個題目：製作一條5分鐘以內的無聲影片，寒假後提交。待我開始逐一審閱學生們的作品，窗外的柳樹已經冒出了懵懂的新芽，嫩綠嫩綠的。冬去春來，季節更迭原是如此切近。

思索間，有一條影片吸引了我：最初，鏡子裏閃過一幀一幀相片，百天時的笑容、抓周時的憨態、3歲時的咧嘴大笑、小學時代的紅領巾、中學畢業時的劉海，在鏡中被講

述、被呈現；之後鏡子前漸漸地升騰水汽，那些舊時光氤氳遠去，待水汽散開，一個眼神裏帶着些憂鬱的女孩成了鏡中的主角；接下去，是女孩用油畫描繪了未來的種種可能：穿婚紗的新娘，輔導孩子功課的母親，風燭殘年的老嫗……而攝像機的鏡頭，依然對着的是那一面鏡子。這個女生將作業命名為《我是誰》。

顯然，她看過瑞士名導演Ramo的《le Miroir》——浴室的鏡子裏，一個男人在洗漱，在馬桶上發呆，從幼發到枯萎，從男孩到老男人；短短幾分鐘，一名男性的一生，生命的初始與凋零，夾雜着幽默和感傷，在鏡子裏完整呈現。

我給了女生不錯的分數，當然不是肯定她並不高明的模仿和借鑒，而是的確欣賞作業的名字。我是誰——這個厚重闊大的哲學命題，或許正是鏡子本身，給人類最大的心靈暗示與情感啟迪。

鏡子裏的人和事，到底真實還是虛幻？就如今夜和明朝，那麼的相似，卻又定然不同。而人生，就是在一個又一個相似中倏然而過，美麗又淒涼。所謂的命運，在美麗的虛幻和殘酷的現實中間若隱若現，成為生命恒久的詠嘆和永遠的表達。

去年，香港M+博物館重映30多年前的舊片《悲情城市》，我專程從北京飛去看，連看三場。令我最不能釋懷的，正是影片結尾處的一面鏡子；破碎的鏡面已然無法照出主人公林文清的面孔，卻依然頑強地將他那皺起的雙眉遞到觀眾面前。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林文清攬住妻與子，用隱忍對抗命運的不公，那麼堅定又那麼無助，而鏡子內外，他的軟弱與堅強都那麼真實，又都不那麼真實。藝術的魅力讓我愈發理解人的一生是何其短暫，即便經歷了再多滄桑坎坷，也不過是人生的咫尺之間。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我們用一生與鏡子較勁，年少時唯恐裏面的那個人生長得太慢，人到中年又常常抱怨老得太快。鏡子沉默不語，對人類的顧影自憐冷眼旁觀。「白絲與紅顏，相去咫尺間」，那咫尺之間，是四季的更迭與輪迴，是人生的滄海與桑田。鏡子內外，我們或許並沒有改變什麼，只是讀懂了生活。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北京電影學院教師)



鏡子幫人們認識歲月的變遷。

AI繪圖

豹虎岩下的森林

李青松

文學漢林

南嶺南麓，莽莽蒼蒼。

這裏是豹虎岩林區——我是在某日清晨進入森林的。在森林裏，看到的都是細節，看不到整體，甚至整體的影子也看不到。高大的松樹，憑借龐雜的根系和聚氣集雲的樹冠，總是佔據着森林中最惹眼的位置，它無需爭搶陽光，陽光是它的同盟，需要多少滿足多少。一些微小植物在森林的底層自得其樂——微小不是劣勢，也不意味着失敗。它們在最適合自己的空間裏繁衍生息，演繹傳奇。

更奇的是它了——丹霞地貌的山體下有一個大岩洞，洞闊數米，岩壁長二十餘米。岩壁上布滿洞窟，罅隙縱橫。早年間，曾有金錢豹棲居，後又來了華南虎，也棲於此洞。一山不能容二虎，一洞卻可容豹虎。豹虎同居，乃奇聞也。於是，當地人為岩洞起名，曰——豹虎岩。我來到這裏時，未見金錢豹，也未見華南虎，而豹虎岩卻在。岩洞裏幽暗潮濕，岩壁表面積存着一層厚厚的鳥糞。時不時，暗處會傳出怪異的聲音——「呀嗚嗚——！呀嗚嗚——！呀嗚嗚——！」

仰首觀之，岩洞之上那塊巨大的岩石不知在這裏矗立多少時間了，或許是冰川時期的產物吧，抑或在時間存在之前它就存在了。其色非黑非白非紅，可黑白紅之色又各有一些，可謂具象與意象並置，近看像金錢豹，遠望又像華南虎了——它是這片森林的標誌物。可是，屬於它的堅固、粗礪、穩健、硬朗和險要等一些詞彙已經或者正在發生動搖，因為苔蘚已經爬滿它的表面，苔蘚會以強勁的韌性和持久的耐力，一點一點消蝕它，讓它成為生長萬物的土。苔蘚是有牙齒的嗎？

苔蘚有沒有牙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斧頭有牙齒，砍刀和鋸有牙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大躍進」和「木頭財政」時期，亂砍濫伐嚴重，豹虎岩林區的森林慘遭厄運。從而導致山洪頻發，災害不斷。——這不是自然的威力，而是被人類的威力所改變的自然發出的威力。

樹影裏閃出一個人，人影裏閃出一隻狗。護林員饒信林帶着「嘉寶」正在巡山。他面容清瘦，雙目炯炯。身穿迷彩服，頭戴迷彩帽。胸前挎着望遠鏡，腰間掛着綠色軍用水壺，手裏持着一把彎月鏟刀。「嘉寶」跟在饒信林身後，搖

着尾巴。饒信林守護這片森林已經35年的時間，在《野生動物保護法》國家尚未制定時就已開始。對於饒信林來說打獵比讀書更有意思。某年某月某日，一頭野豬被他一槍射中，可那頭野豬卻沒有死，待他近前時，憤怒的野豬衝向他，一頭把他撞倒懸崖邊上。本來再撞一下，他一準會跌落懸崖摔死，可那頭野豬瞪着血紅的眼睛看了看他，哼——！轉身走了。

饒信林向崖下望了一眼深淵，倒吸了一口涼氣。他癱倒在地，眼前一片漆黑。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一陣山風將他吹醒。那一刻，饒信林做出一個重大決定——用石頭把獵槍砸斷，扔下懸崖，從此不再打獵。後來，他就成了護林員。還受當地政府委託，創辦了「豹虎岩家庭林場」。

平時除了巡山之外，饒信林與妻子林祥優就在荒溝、荒地、荒坡及可造林的地方，種樹、種竹、種果、種藥、種菇，把殘破的林相一塊一塊縫補起來，讓光禿的裸岩一點一點披上了綠錦。經過35年的封育和重建，豹虎岩林區漸漸恢復了生機。松樹、杉樹、香樟、荷樹、米錐、楊梅、拐棗樹等喬木和多種灌木及漿果植物，讓森林的概念在豹虎岩具體而鮮明。

森林涵養萬物，也創造萬物——構成森林生態系統的當然絕不僅僅是一些樹木——黃腹錦雞、貓頭鷹、山鸚鵡、花面狸、豹貓、赤鹿、水鹿、蜜獾、豪豬、刺蝟、金錢龜、眼鏡蛇、蟒蛇等野生動物出沒林間，許多消失多年的珍稀物種，比如金錢豹、鬣羚、白鸚鵡等也重現身影，森林裏充滿生命的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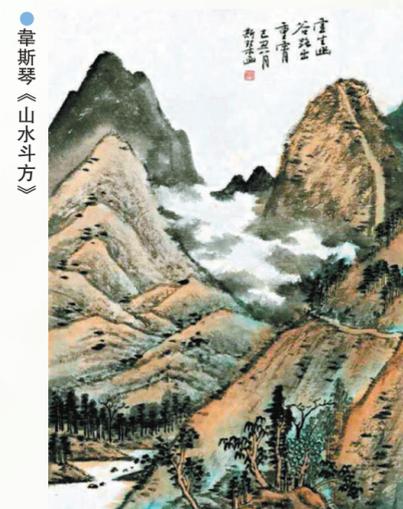
豹虎岩下，有一株米錐樹，四人合抱還不能圍攏，可謂南嶺山區的「米錐王」了。每年10月間，米錐果成熟的季節，「米錐王」樹下就會有成群的白鸚鵡前來覓食。本來，米錐果搗碎可以加工製作成糍粑、粉條、豆腐等客家特色美食，但考慮到米錐果是白鸚鵡的最愛，饒信林就對其妻林祥優說，米錐果還是留給白鸚鵡吃吧，我們就不要撿拾了。

在豹虎岩腳下霧野性地流動，一層幃，一層紗，一層幕。陽光遲遲照不進來，陽光就躲到豹虎岩身後的陰影處潛伏了。陡然間，陽光就跳出來了，喇地一下就抓撓到霧的癢癢處了，咯咯笑着，霧便作着媚態扭動着蠻腰升騰起來了。一團一團，一縷一縷，一條一條，一堆一堆，一群一群，有一種內在的力，風騷地使着暗勁兒，翻滾着，如同「百年滷煮」老號大鍋裏煮沸的湯，日夜翻滾着，日夜翻滾着。可是，就在我眨眼的瞬間，霧就散了，無影無蹤。

豹虎岩隱秘的角落，一定還有很多關於人與自然的故事，待我去探求。森林的空隙間，有些籐蔓已經乾枯，有些籐蔓還在攀爬。是的，有多少植物退場，就有多少植物上場。新生總要勝過衰敗。在古希臘語中，美與自然是同一個詞彙——自然即美。如果說美是一種關係，那麼森林便創造了一種美的關係。美，不是靜止，美從來都是動態的過程。同時，美還是淨化和捨棄過剩的過程。

我似乎隱隱悟出點什麼了——什麼呢？或許，自然的本質就是創造生命。因為，在一定意義上說，整個地球都是自然，並且永遠都是。

(作者為中國生態文學作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



韋斯琴《山水斗方》